書序

西堂集 十三

共十四

西堂先生集書序卷之一目録

錦平尉賜几杖詩序
章懿公子孫系譜序
詩川集序

西堂先生集書卷之一

答崔孝伯書

前月在東江得足下所惠書文辭華妙誨諭周至其所以開發人意者良爲不少幸甚幸甚且以僕於盛作諸篇但有讃歎而無所抨擊爲罪是足下以古人之心相期而僕乃應之以世俗之見僕誠過矣過矣僕嘗見古人論文未嘗不以理順詞達爲主而要其歸必以道德性命爲重僕初狂而不信以爲彼且恥以一秇自名務爲大言以矯誣一世耳文豈當爾也及年齡稍大知見粗定則自數年以来始知文之道

當然初無一毫誣人語其不能然者雖使楊雄相如之徒句琢而字鍊藻繪盈幅華靡溢目殆非所謂文者矣蓋嘗以器而喻上古瓦尊土簋其制可謂質矣然而薦扵宗廟資扵飲食其扵用也無不足焉及至後世為其太樸也則扵是乎有華采之飾而華采非有益扵用也夫文亦猶是吾既有所得扵內者而言語足以止吾身而已不能行乎遠也則為是而有文字之設文字者言之寓也則理順而可耳辭達而可耳烏有所謂藻繪華靡者乎然今之世既異扵古之世而不可使近扵俚而已也則整齊其篇章點竄其

句語所以使文質克備而若其先後本末則固自有辨矣論文而止於是其不盡矣乎今之人無有不知是者而及其自為文則迺復違而遠之雖世所稱秇苑哲匠詞林高手心薄唐宋志希先古為今之後生所推服者猶不能免此則其故可得而究也欲工之意常在筆前而才不能稱志焉耳以是之故其不使僻字以為奇者則必短促其句節以為簡以是而歸於世曰我能文我能文以一有稍知其繆者指評其失則輒復艴然怒見於色僕嘗謂眼高手卑一語誤世間多小學文人是下其不謂然乎亦既知其然矣

其終無以易是者乎古人之爲文也命意務正屬辭務備方其凝思運筆之際一則曰其無背於理者否二則曰其無靡辭與曼語否其心中常作是念而勿使求工之意萌於其間一有求工之意則便不能工何者以其心已惑則筆隨而滞焉不流於浮輕則歸於蹇澁而失其道也以伯夷爲文則稱其德必主於清語其病必及乎隘此非所謂意正而辭稱者乎若混擧展禽之和與不恭以論伯夷則其文雖工非所謂正與稱者矣足下之文固不至於此然以寄病姝一書觀之英采太露模擬太甚歎美太過殊無渾質

流動之意僕敢過慮意足下好古之意勝而求工之
念切不自知其犯古人作文之戒苟吾言之妄也則
無所損於足下如有一可采是僕得自盡於忠告之
義也尚僕見足下之文而今見足下之心故不憚吐
露至此凡此皆僕所蘊蓄以為自得者而亦不知足
下將見笑以腐陳之論者也僕於此又有說今僕所
論不過為文秕之末耳所謂道德性命有未之及也
則其得失有何所關誠能因泒而尋源緣枝而求本
不厭其反復切磋於今日則不有益於彼必有益於
此然則其在外之文亦豈能外是哉射人先射馬擒

敵先擒王其法蓋如此此區區所以望於足下而不敢望於他人者也適有小苦略布不宣

上松峴書

歳事遂新計惟神明所祐膺玆多祉月前承拜手教之後郎擬繼修起居之禮婦病爲惱未便如計賤懷歉然多矣竊聞新膺宅揆之任朝野之想望雖深向來求退之計則左矣旣爲公賀而又爲私吊也蓋閤下之性短於果決不能早自辦於數年之前今也則任望崇矣國恩重矣廊廟江湖趍舍分矣寧可以盡瘁之身復懷世外之情也哉親愛之所以進規固宜

不在彼而在此則窃願追古人海大魚之義以来言也㕷量也虛中也三言者粗伸愛助之忱不審果不為妄且僭也乎何謂来言昔諸葛公有言諸君但務勤攻吾之失夫其三分相業專在於此一言閤下猒客距物門庭之間往来如掃昔者處銓之日不相悉者已多惡怒某久欲有言而嚴畏不敢如某尚不敢言則不如某者其敢有言乎今之所處之地又與前不類則其不宜獨任一己之聰明不思因衆以寧亦明矣人無愚智皆有好惡之天以吾處事之得失廣加延訪退而黙察其所謂得者吾果得也其所謂失

者吾果失也則存其得而改其失其所謂得者雖得乎而其所謂失者未嘗失也則亦置之已矣如此則公而不偏通而不窒衆美萃已德業日廣而有不知其然者矣此所謂来言者也何謂199量今之世是非相盪人情順已則應之以喜觸已則由之以激喜與激迭為之用而公於是乎亾矣苟無量以兼容焉則一官一能尚恐其不效其可以大受而應夫百責之所歸乎彼來言之道亦必量以受之則是知199量所以来言此所謂199量者也何謂虛中人心膠膠擾擾於應物之際則處事不得其當神為之先疲唯能順

理而寓於不得已然後所以接乎外者雖日萬其緒而吾之所以處之者沛乎其逝矣世間逆順之境其來無端苟無虛而待之則幾何不失已而滯物也又况量不自恢在乎虛而已則虛中所以恢量此所謂虛中者也凡此有本有末終始相因而成夫人之才智皆得之於天有不可強以致之若此者則有足皆可至於丘唯在加之意而已某之於閤下以年輩則懸殊也以尊卑則迥絕也固不當以一得之遇有所溷聽而唯其平日過蒙垂愛今於大拜之日不敢自比他人喑默因言盖其憂之也深故望之也切望之

也㓛故言之所以不能自已雖知其必能怒察不加
厚誅而又曷勝其汗惧也前書誨諭之旨出於誠摯
知感知荷但某之讀書本不專為掇取文字葢古人
有言以著其意之所存雖諸子百氏之書亦皆有精
義不知後世之相尚以闘華摘葉者故採其指趣之
所歸取其可取而舍其可舍往往會心自不知芻豢
之悅我口倦則呼鷹上山命盃行炙寓之意而已未
嘗着也適於興而已未嘗荒也既未嘗耽滛以敝精
力又未嘗放逸以逐雉兔閤下愛我則是也而憂我
則過也李從家喪禍慘矣酷矣謂之何哉謂之何哉

不宣

與洪仲繼書

耐兄出示左右文數篇燭下與子慎互讀更貧旣又拊手卞喜文體壞敗之日乃能得此誠不啻衆蛙咬中聞咸池也抑吾之期於左右者不淺而深不可徒爲隨喜而不盡其所見始左右之初爲棧道論也其筆勢若瀾之翻於海若釼之發於硎望之可畏見者皆称其氣勢之橫恣而恨其少法吾之所大喜則迺在於是今之諸作比舊加整齊而邁往之氣則少似沮縮圓於法而不能極其意之所欲言縛於法而不

能恣其氣之所欲泄拘謹之態露而顧忌之病生有若駿馬欲驟而爲銜勒所制曲頸䠞膝踢顧躑躅見者皆以年少文法之驟成爲奇而吾之所大憂則乃亦在於是何者文以意爲主而以氣爲輔隨事命意言以宣之氣以鼓之法在乎其中此作文之訣故古人之文言必有以盡其意氣必有以充其言而瀁則未必皆同今世之爲文者不求古人之意惟法之務字拙而句擬以求其肖似矩折而規轉以效其色貌尺度不失悉累驟讀誠若可喜徐而味之眞氣蔫然千篇一律令人生厭此皆好法之過也雖以左右所

喜二蘊之文言之彼未嘗求爲如是之法也意有所欲
言言以發其意而適成如是之法也彼所未嘗有意者
我乃以有意而求之則雖其在外之法未見其能善學
且使二蘊之文果爲千古不易之定法則蘇之前有韓
愈有柳宗元有李翺有杜牧其文皆不在蘊之下而韓
有韓之法柳有柳之法杜牧李翺自有杜牧李翺之法
何嘗盡與蘊同也蘊之同時有歐陽脩有李方叔有曾
子固有王介甫是皆與蘊并名齊譽而其爲法各異亦
何嘗盡與蘊同也故欲學古人之文法當學古人之言
欲學古人之言當學古人之意意與言能如古人法雖

不同無害意與言不能如古人法雖同無取焉耳比之治體不可不同者道也不能無異者法也文之必以意爲主則猶精一之心法愼徽之五典其法之不必同則忠質文之異尚也又譬於物崇卑曲直室之不同而取材於木則無不同焉方圓濶狹器之不同而取成於陶則無不同焉順奇易險文之不同而成於意而發於言則無不同焉守圓笑方知直而昧曲梓匠之陋也好奇而惡順執易而攻險文士之固也是故用陶木者曲直方圓隨形而成善爲文者往復曲折唯意之從此其事之相類而可以喩於左右者也左右誠喜法古人

則當法古人之言意勿太尼於在外之法讀書之際亦以此求之其所得當有日深者矣莊子之文喜為參差俶詭之論故一篇之中屢更其端層見疊出而意則愈明左氏班氏亦言簡而意著其法固皆不同而若其言能盡其意氣能充其言則無不同六經之外子史可讀者其此三書乎古人言欲學退之學退之所學莊氏左氏班氏固長公之所喜稱者也雖以讀長公文言之當觀其善能模寫於人情物態筆端衮衮極其中之所欲言者而神注意會有得於其中斯為善學何必規規模擬於其外之尺度矩矱有若

刻舟而求劒爲哉左右才高意之所向輙能善肖其體昔之讀雋永其文乃如雋永之文今讀蘇而便能效蘇之爲使讀莊氏左氏班氏之文吾知必能如莊氏如左氏如班氏能變轉能剴明能模寫如是而左右之年漸多工漸深霜降而水落則自當非莊非左非漢非蘇而別有左右之文法矣今則尚早也幸左右無以年少俊才自負而信取吾言吾將有深於是者繼進焉左右其報之不宣

答人書

辱書誨諭寧不知感然於鄙意尚有所疑敢布其槪

冀惠良箴昔胡康侯論浅治事曰語嘿當其可而止
今之世固以言為賢而嘿為愚矣然言而不中於理
寧不若嘿之猶能自守其身不至假朝廷之爵禄還
以傷朝廷之氣脉也且古之敢言者朝有權奸舉世
不敢指斥獨能抗言不顧禍福如此者言固賢於嘿
矣今則不然半朝臣而中分此欲排彼而樹其黨彼
又欲擠此而固其勢雖其採說或能緣飾以義理而
要皆有所利而為之若是則言固未見其為賢而嘿
亦未見其為愚也雖然突起之辯苟有白黑之當分
又烏得不言而徒嘿之貴唯其勢如混如拳踢迭與

出爾反爾捽搏交加則殆亦春秋之無義戰而傍觀之人羞涉其波矣且儕友所以憎我不言其意安在其欲我之為名流而無負乎職責乎抑其欲擊去當路而求以布置吾黨之士乎由前之説則其意美矣而有不可曉者何則旣欲我之為名流而我不能應焉則宜為之愍然嗟惜而已又何以嚾嚾嘵嘵羣起而造謗有若有私憾然乎不獨此也凡名流之欲盡乎其職責者其所論列宜先在於君德闕遺及民生困悴而今欲語及於此則必笑而揮手以為是不緊之談無益之論而問其宜何陳論則必曰某相宜彈

其宰宜斥噫其相其宰誠宜彈誠宜斥矣其果急於衰闒與民窮否此吾之所不能曉也由後之說則是非君子之言也彼當路者保位而固寵唯恐人之或奪務目張爪愛護腐鼠固已不滿傍觀之失笑而我又鑽進不已求瘢覔痕公車之章前後紛然以為十斫而必有一仆之木無論他日當局後事業只此設心便已誤了名利之壞人滔滔一轍尤而效之吾所不能大抵舉世靡靡唯黨是務幸有一二人性偶不喜則羣噪衆咻俾不得自立必前挽後牽衮歸一套譬如衆為醵飲而適有一人不能飲焉則惡其獨不

醉也強持盃酌而灌其口強而不得則羣起而敺之今僕之不能飲盖天性也雖強灌而終不能受其困於群敺理無足怪也夫人之禀性其強弱緩急千差萬殊即如足下之峻厲僕之孱拙亦猶鶴長鳬短不可相效惟是所當勉焉者求之吾心而無所愧焉耳苟內省而無所愧則發於口宣於言又何榮辱禍福之足恤乎不然而如有一分自私自欺之念雖目前馳逐差若快意而一念反省得無有歉然者也僕旣以是自勉而亦欲勉於足下幸足下察焉

西堂先生集序卷之一

送關西按使李公序

先君子在世日德壽稚蒙無所曉解顧嘗在左右輒聞其論當世人物必稱李令公而其遇事之難爲衆所不辨者亦必曰唯李令公爲能之李令公今關西新按使公也德壽窃識不敢忘後數年先君子下世而平日踵門者掉臂不一顧乃公在嶺南府千里走人致賻遂手書慰問前後不一再德壽於是慨然流涕知公非今世人而先君子爲能識其友也今年公納節家居而朝議不欲公久居閒地遂由地部復出

按閟西閟西則先君子舊所從也於公之行也烏得無言先君子在任未幾移疾而適無設施可見即其所欲設施者亦有所未遑而顧嘗憂武事日弛則狀于朝欲以京軍門軍器之有剩者輸之緣江七邑立軍制精揀鍊以待變故又數聚趫乘擊刺之士躬試其才而重其賞罰由是之故士多勸於藝嘗有體府庫居重貨比年營利者為蠹奸其間其氣勢能使官府反出其下前後使莫敢詰至是而嚴督不少假察其急也則稍縱之俾不追未數月輦數萬金儲之庫由是之故貨稍稍復於舊通事之憑籍北使為官府

病者及是復踵前習以名捕不獲則懸金而購俄有縛而致者遂杖而斃之卒以金與其人由是之故衆胥有所畏而不敢肆其欲先君子之在閔西前後堇六月其槪之可見者如此夫人之所以勉於故交者必以其身所經試揣摩者則先君子而在世其所以望於公者捨此宜不在他矣又先君子平日所契許者獨於公最深則其所規畫於心施措於事者安知不有所暗相符合者哉德壽蒡誦耳目所記以備公取考於前政而抑又有所獻者昔狄襄公之受命赴廣州也有因貴望求從行者公延見語之曰君欲從

吾行此固吾所求何必因人言乎然從吾之士能擊
賊有功朝廷且有厚賞若往而不能擊賊則軍中法
重吾不敢私也聞者大駭無敢復言從行者其所辟
取皆平日素所與以爲可用者襄公之能成奇績固
其才有過人者然亦未必不由於得人目今西陲無
虞武弁之頡頏作氣勢者袖當路求寵名部伍
中其平居縱酒漁色視其帥所理事漫不省識一朝
有緩急可使此曹子其可得力耶因德壽求先容於
公者多矣未之敢應者誠惧累公之德以辱公知也
德壽不知公今所辟取者果皆平日素所與以爲可

用者乎無因貴堂求從行而獲如其願者乎果能如
狄襄公所為否乎德壽前因賜坐而詢及西事既退
復文其所以言於公者以溷下執事其敢謂君子之
贈亦惟感公知遇義不敢自外焉耳辛巳八月日

鑄谷壽宴詩序

人之有親孰不欲其有壽而不可必得或得之又孰
不欲致水陸輭甘以為養而顧吾力有所未及則心
焉而已亦既有壽而有可以養矣其為子者不能有
官於朝以娛悅親意則猶不能不以之為慊斯其事
之難兼而得之足以為榮者也鑄谷李公於德壽為

大父行而其子衿陽公則族叔父也今年八月四日
為公初度衿陽公設壽酌親舊會之者自户曺判書
金公以下凡幾十人是日適有拘雖無絲竹鍾鼓之
噌吰激哰而酒醴肴核俱極一時之味坐客以次更
起為壽無不醉飽歡洽既夜秉燭而繼咸一口言世
所希有宜有歌詩以記其事德壽窃謂國俗重晬日
雖委巷卑瑣之人為其父母皆能招客置饌以為一
日之樂此固不足書獨念公以世閥華胄早以疾廢
不得有所施見世所共惜者乃今公年七十有二而
步履矍決比少壯無所減髮鬢間有白而不甚變子

孫長幼滿目前以怡愉暮景神固以遐齡報公而慶之不自有於其身者發於其後也無疑矣衿陽公當官廉白優於莅民令雖屈於蔭仕而世皆期以大有展用則此固足以當古人所稱揚名顯親者而又能祿以及親使其親悅樂而無有所不足於心者使世之人共稱公之有子而衿陽公之能孝則向所謂事之難兼而得之足以為榮者其在是歟是奚但為一家一時之盛而已他日雖使太史氏書而張大之其必無愧辭矣抑德壽獨有深感於此往戊寅歲衿陽公亦嘗設宴如今日之為而先君子即坐席賦賀詩

德壽亦得忝陪於座末居然四載之間人事非復前日矣衿陽公有親能享衿陽公之食而德壽遑遑獨抱沒世之慟豈德壽之孝有不逮於衿陽公而天之所以報施者有所不同歟迺今以孫露之甦再登公席得與在座之人共舉賀盃羡而不足則潸然不知涕之自出也後之人尚視余知親年之不可待而思殫其孝不以營辦爲勞則衿陽公真可效也忝判柳公首爲詩一章在座者依韵而和編既成衿陽公屬德壽爲序

贈嶺南觀察使趙公詩序

嶺南觀察使趙公將行贈余以筆而徵一言為別余惟古人之於物不必盡于其大雖小者亦必有觀之道焉郎公所贈之筆而獨不可推言為政之大要乎毫之羣附于皮者其初固雜然也拔而齊其端沐之以膠而束之一管之中然後毿毶尨茸千萬其數者始得整而不亂用以大小屈折惟人意之所欲政之道其奚異是也嶺之南為州若縣者七十有二其民心之淳薄善惡固不能盡同而吏於其間者其政治之緩急寬猛又不一也然明科條以約束之嚴黜陟以勸罰之所操者至要且約而同而一之者其道顧

甚易猶毛之不齊管以束之而其爲用甚易也宜於
筆者不專一族穴處草伏之貌兎齕草飮水之羔羊
與夫胎狗兒猪其毛靡不可用而必取黃鼠者以其
品之最善而他族莫得望也法亦有善惡之可言畧
代之所遵行其初未始不善而旣日久而弊隨則矯
而通之務去其不善而使歸於善有不宜泥守死後
先按道之人各以其意設爲一時之法者固不能盡
善而又不至盡不善則詳求其善者而存之不善者
而去之其與用筆者之必取黃鼠而不令他毫有所
雜於其間者又無所不同焉筆之銘者宜於作字而

不能壽其用鈍尤不堪鉤伸爲治太銳則作事無漸
而其鋋易鬙剑是而壹事夫糊塗淹滞焉則亦豈可
哉是必有中之可執者凡余所言者而政之大亦畧
可見矣柳公以筆與余者以余粗能知屬詞而顧余
獨無以報公者哉公年今向衰髭髮雖小變而精力
尚旺其必享有期頤也前去六十而當公之壽辰則
余嘗有侑觴之作七十而當公之壽辰則又當有詩
若文七十而致仕古禮也况公雅意冲挹而别業之
在湖右者久擅林麓之勝公角巾歸卧必有其日則
余尚從諸大夫之後祖餞上東門外其供張車馬之

惑與夫路傍咨嗟歎息如當日疏傅之事余雖無文猶當書以張大之以為他日之觀然則公所贈三筆余當藏之以俟次第之用而所以規公與祝公者於是乎兩得其盡矣旣以是副公贈行之需而復係之以詩云

送嶺南按使金公序

余觀今世士族家鮮有孝友之風唯朋曺是務而計有毫髮利害則顧於其所薄者致其款狎而辭語德色或施於所厚甚至同父母昆弟若昆弟之子已若路人雖高門巨閥世所歸以家風之美者至其子孫

能遵守而勿失者少矣余甚傷焉惟於今嶺南按使
金公則顧常誦而不疑盖公之曾王考醒齋公旣有
忠孝大節爲時聞人而世載其休至公兄弟則尤以
孝友敦睦見稱於世余嘗從搢紳大夫間得公行誼
甚詳妄謂若公之爲宜風示衰俗俾有以知媿也今
公由小秋官出按嶺南行有日矣徵余一言之贈余
竊念爲政非有他端卽公所能修於家者而導民化
俗不外是矣人之情性不相遠也於此有民焉雖甚
悍然而無知有執一人而告之曰是嘗不親其親不
兄其兄必且念然形於色又有執一人而告之曰是

嘗孝於父母友于兄弟是必戚然動其心而起敬若是者何哉所以得乎天者固不待外鑠也然其蔽蝕之久則若存若亡而不知致思焉此習俗之所以漸渝而世之所以常多亂也是豈獨民之罪哉今環百里而居者壤相錯也環千里而居者地相接也有能一日存其心於教化者乎不然而曰民不率吾教是不幾於誣民哉先是嶺南帥缺人皆曰非金某不可及除命下公果首膺是拜余不知公何修而得此於上下哉亦其所以存乎身者有以孚於人也夫裕於己未有不能推於人行乎家未有不能施於政公之

責果何居也啓庸風化之源而刮摩固有之天若春陽之道達乎句萌若膏澤之浸灌乎包甲推是類也禮高年旌小善興學校察風謠盖亦無非事者誠如是彼有良知之本然者其有不沛然者哉俗其有不美而世其有不治乎今之爲方面之任者恒謂非威之尙不足以胥遠而慄邇由是先捶罰而後德教務苛暴而絀愷悌鞭朴狼藉流血赭庭旣以是得能職聲而世又稱其折伏豪猾果堪其任也一有反乎教化之說猶然羣笑見以爲迂而難行甚矣流俗之難悟也嘗聞長老之言梧里李相公之按關西也受命

於搶攘之際干戈鉦鼓之音不絶於西土民心歟駭而鳥散然猶視事之暇日招諸生親講聖賢之學拳拳乎孝弟忠信之道民皆漸其化而懷其德無有疾視長上之心卒之剏重興之績而西人至今尸祝公不衰况嶺南俗素稱敦厚國綱雖解弛不至如壬辰之歲民情雖渙散不至如關西之日苟以公行義之美導率於上輔之以政術其有不執公之教者乎比者海防頻有刁斗之警國家不弛南顧之憂廟堂日講戰守之策不幸他日復有意外之虞則余知公能得南民之心使之出死斷斷而愉不早古人專美於

西陲而國家所以依毗公而得公之力也無疑矣某敢以是祝焉

送李仲謙序

古之君子非言之爲難惟行之難行而不能於言無害其爲君子言而不能於行無害其爲小人有人於此規步而矩趍稱堯而道舜其發言吐論動引古訓六經之文朱程所云滔滔焉從其口吻流出斯可謂儒乎未可也其必循循焉聖道之遵不得不措不知不已忘其力之有不足而幡然遷之如蚍焉恐恐然言之或過歟瞿瞿然行之有未逮歟斯無負儒之名

矣甞試驗於吾身其初涉獵經傳茫乎其不省爲何語旣久稍能尋其意旨所屬則出而與人語輒能擧其大指雖有未通者因其所已通而敷演爲說又輒能牽東而補西引左而就右其於抵掌而騁辯也有餘裕矣退而內省未甞不自媿也孔子大聖也猶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莫難於行而莫易於言今不抑其易而勉其難將無使易者愈易而難者愈難其不爲小人之歸而君子之棄也幾希矣余採是說以觀於人其能免於此者盖寡豈世固以口耳爲學而不知先立乎大者士之羣居而族處者非是無所資談

說而取名譽乎其或徒言之務而有愧其實者自聖門高弟已不能免焉而有不當責於今人者乎抑無乃世未嘗無其人而特余求之有未廣察之有未精歟何其能言者多而行之者固少也可慨已余友李仲謙資敏而嗜學自古賢聖立言大義未有不能擧其要者坐而聽其言類有得者纚纚若縷之理析而水之泒今也仲謙之年甚少而其學已能如此斯固奇矣然余知仲謙前後十年以今而考乎昔卒未見其大有異焉仲謙所得者内而余所見特其外則固不足以盡仲謙獨恐仲謙之經慾成習日忘月失而

所以存諸中者或不如其言也夫難得而易失者時則仲謙其無謂尚有來日勉焉孜孜息有以踐其言使余之贈有以釋然而知世果未嘗無其人不復有前日未見之歎者豈非所以望於仲謙者也歲之癸未仲謙隨其叔父有海西之行索余一言之贈余於仲謙非一日之交也故其贈不以他而以此以附責善之義且贅所贈焉癸未至月序

送李尚輔按察湖南序

李尚輔尊君掌憲公與吾先子有世講之好而實同司馬榜余之識尚輔蓋又在丱角之日則余於尚輔

有通家之誼舊矣頃年吾二人者不帀于天後先煢
然在疚旣闋服數年始於京城相視而悲也余病日
益痼而學不進深懼荒墜先業將爲匪人哉而尙輔
自掌憲公在世時已能擢魁科文日有聲矣今又由
小秋官出按湖南推恩之榮至及於泉塗世皆謂掌
憲公有子則尙輔之於成名顯親其可謂無憾歟尙
輔瀕行要余有一言之贈夫余之所能言者尙輔無
不能言則余之於尙輔其何說之贈哉雖然請以尙
輔之所已知者加勉焉可乎記吾先子按察關西之
日尙輔輒以嚴黜陟之意奉勉焉先子得書嗟賞以

爲衆蛙中聞韶夫尚輔亦已知之耳矣顧不能行乎哉尚輔亦旣勉於吾先子矣顧不能自勉於其身乎然則余之所欲加勉於尚輔者且有說焉親民之職莫如守宰國家固已星布而棊置矣守宰之能否係乎按使國家固嘗畀以黜陟之權矣斯民之疾痛冤苦按使有未及知者而守宰無不知焉守宰之廉貪勤慢朝廷有未及知者而按使無不知焉守宰之責在乎與民所欲去民蟊賊而按使之職又在因名核實旌別淑慝褒其善而黜其無良要在緝寧斯民夫如是則一道之內大而學校風俗小而錢穀甲兵其

在按使無非事者而若論其切於爲治則未有先於黜陟之政者也雖然有患庸詎知吾所謂廉之非貪乎貪之非廉乎又庸詎知吾所謂勤之非慢乎慢之非勤乎湖之南幅員廣大有百里者相望而其爲治則固不能皆同也有以煦煦孑孑好行小惠尚使目前不詐遠害苞苴日走乎權要之門軟語頻及於蚩蚩之氓則不獨其民方爲其所愚當路者亦且意其良吏矣於是名稱喧騰詐日陞遷其或不恤其私而惟公之先遵奉三尺束下如薪在外之毁譽不以置其懷則狡胥強宗讐言交煽使不得時日安其位爲

按使者能不循其意而爲之低仰焉者幾希此其難者也又有甚焉老奸宿猾外若謹飭不近脂膏而兒運神輸滿若堵耳則按使且以爲廉矣潔身爲吏毫毛之利不以自營而儲偫有方備民之急則按使且以爲貪矣屑屑焉簿書期會之致察而以抉摘苛刻爲能則雖其放飯流歠而問無齒决有不以爲勤者乎高才屈處下邑不以細故自逸而初若脫畧之爲則雖其大網克擧而衆目隨張有不以爲慢者乎毁譽眩於外而臧否亂於中此所以黜陟之難爲也欲其不眩於毁譽不亂於臧否則亦在乎察之明而已

處之公而已察之明固已十得七八矣而又處之公則無不盡也是惟在尚輔之加之意尚輔勉乎哉抑余未冠之年謁掌憲公於西湖以詩贄焉掌憲公謂孺子可教謬加奬許後又拜於城南之桃堤其所以勉誨焉者視前有加余今粗能知操觚而掌憲公已謝世不獲有所就質今而錦其不腆之文以道尚輔之行而其所言又尚輔所嘗奉勉於吾先子者也雖吾兩家屢世之誼於是焉亦畧可見而已不勝其俛仰人世之感矣尚輔視此又當以爲如何也悲夫丁亥三月序

送李評事序 台佐

北路用武之方也異時其馬强力善走其民勁悍耐飢渴卒然遇猛獸而能與之格鬪盖其風氣然也比年以來馬之良産絶乏而士不復可用此其故何哉國家許清人歲爲市於會寧而清人貴馬甚𪗋少其駔駿者輒皆匿而不出惟取其老不可復使者材駑而弱者有病者以與北民交易而高其價每一馬輒易北騎七八少猶五六北民利其乇然大也畧不較其多少其始則猶私自交易不顧則不强也旣狃以爲當然則始强焉强而有不慊於其意者繼之以吃

咻矣主市之官俛首一從其所爲北之良駟疾蹄歲流於豆江之外而彼之馬至我國數年不覺則蹇是彼以無用易有用而北之馬羣殆空矣頃歲北民之採蔘者圍殺清人以致嘖言踏至而上下震恐則爲是之懲凡北民之挾弓矢火砲者官皆籍而藏之禁不得射獵令其壯者皆老而忘其舊業後出者無所師習一擧方蹻捷之風變而爲軟懦聞熊咆虎嗥則莫不色戰而股慄其無目前生事則固幸矣設有緩急此輩其可驅而使之戰乎蓋嘗究之丁丑城下之盟彼之所以要於我者甚多而會寧開市卽其一也

約書所載者不過耕牛海鰱耒耜釜鼎之屬而已無
許馬之文也彼旣弱我而强我以約書之所不載我
又自弱而不能拂其意則其終如是而已寸其不思
所以善後之畫乎曩者御史之在北固嘗軫其然而
爲之禁矣然御史之威其能制北人也有餘而獨無
奈淸人何則其將使北人休淸人以御史之威哉其
晏然行刼商之術固將與前日無異則是禁猶無禁
也夫以彼之雄據中國財力之富士馬之强宜無資
於我國之馬而又方廣示德意以結我之歡心我之
所欲爲彼嘗有靳焉者乎前年汎舟之役卽其驗也

具咨而請焉冝無不從况舉丁丑之約而以爲說彼
又何辭而難我哉不此之爲而區區欲禁制北人其
不可行亦明矣國家設法使監司若兵使屢勑列邑
列鎭以時月點視軍兵及山民之挾弓矢火砲者又
巡察沿江一帶防其越渉彼境而咨其行獵故兵不
待習而精又無意外之虞今者當急者不急當緩者
不緩廟堂之上猶謂有人焉乎誠可以去一方之弊
利益軍政雖其初之未甞無法而特未能申明焉則
是唯在反其舊而已國家苟不欲舉咸關以北而棄
之當以此二者先留意惜乎無以是言於大臣而施

之也李國彦氏有重望於朝又甞留意天下事令以
兵馬評事赴北余知國彦氏其力足以言於大臣而
施之者故於其行私以是告焉有吳君挺爽者北人
也錄於事方宰明州國彦氏行其以吾言贊之
叙囚
可殺而殺可生而生法當然也惟可以殺可以生者
吏或疑焉余謂可以殺可以生生之無隕於法殺爲
傷仁可以殺可以生尚不可殺况可生而無可殺者
又可殺乎可以殺可以生者黃宗葢李永達也可生
而無可殺者小阿只也余爲職吏㢡一年矣其職於

犯罪者囚云則囚釋云則釋甚賤而畀其於引法意論人生殺蓋非職也然嘗閱囚之際見其累累荷校嬰索心惻然念之既易污濕使處高燥禁吏卒無得侵暴而又擇其尤凍餒者取地稅錢廩與之在余如此其亦可矣而意有所未慊乃默察其情犯之可恕得此三人焉宗益因醉傷李仁玉之穉弟仁貴因致死此其可殺者而宗益久傭作仁玉家愛仁貴無異其弟提負之誤傷其脅其無欲殺意明甚仁玉亦非不知此而特以兄弟之誼乘勃然之忿特告於官尋亦悔之此其可生者也永建辱其父父使其小子詬

於官又有隣人爲之證此其可殺者而父老而盡於
後妻愶永建永建不能無望此父子之恩所以傷也
謂永建非孝子固宜謂之辱其父未必然昔延安民
李同毆其父金公正國以爲不敎之民杖而不殺永
建比李同猶輕此其可生者也阿只之夫挾禁物行
賈燕市事覺將誅而逃阿只因此在囚夫以子證父
尚爲不可今欲殺其夫而使其妻告所在此大傷化
阿只自言使吾知夫之所在義不可告告而殺夫無
寧我死况夫自灣上逃死吾在數千里外豈能知其
所往其言直殺之不義此可生而無可殺者也宗盖

受刑三千餘永建二千阿只九十余旣哀此三人者
遂條獄情係以己意投於姜判書侃姜得書甚喜招
問仁玉仁玉悉對以實且告之悔獄且釋矣會姜適
而崔判書錫恒代之按治如初余又因其從子應教
獻以曾所獻於姜者崔惡變前見不肯釋宗益而釋
永建崔還而閔判書鎭厚代之無廷不可干如前遂
私告於今左相徐公未幾閔於前席偶及阿只獄徐
公主當釋之論阿只因亦得釋唯宗益尚在囚古人
有言求其生而不得死者與我皆無恨繼今而掌刑
者苟以是爲心宗益其亦庶得釋乎書此以自覽耳

以規於今與後之爲司寇者尚以恤囚爲心哉

贈洪叔士能序

黨與之爲世道害久矣搢紳大夫類能爲憂而卒不免以身蹈之靡然同歸此其故何哉不過曰利害之所牽喜怒之所動如斯而已矣夫爲黨乎則利於身不爲黨乎則害於身人之情安得不捨其害於身者而趣其利於身者也爲吾黨乎則其人可喜不爲吾黨乎則其人可怒人之情安得不進其所可喜者而擠其所可怒者也由是之故黨論日熾而其能有所樹立於其間者𤁋焉可不謂之太息乎然則士君子

出身而仕于朝固不免於爲黨矣其將奚黨之黨而
爲可哉黨乎臧乎臧未必盡是也黨乎穀乎穀未必盡
是也不黨乎臧不黨乎穀而中之立乎是子莫之執
中也不黨乎臧不黨乎穀不爲中之立而無是無非瞋
瞋如新生之犢乎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若是者是無
是非之心者也不可謂之人矣若然者其將奚黨之
黨而爲可哉亦曰不黨乎臧不黨乎穀不爲中之立
不爲無是非之論而惟心與口之相應而已矣心與
口不相應者蓋滔滔於世也論出於穀臧之心未必
非也而口則非之論出於臧穀之心未必非也而口

則非之論出於臧穀之同黨則其心未必以為是也
而其口則必以為是焉者臧穀又同然此之謂心與
口不相應也若夫心與口相應者則不然是者是之
不問臧與穀也非者非之不問臧與穀也其心是之
則其口亦是之其心非之則其口亦非之不謀於黨
而謀於心不聽乎黨而聽乎心心旣然矣而口亦然
此之謂心與口相應之論也夫心是吾心口是吾口
苟心與口不相應則是有二吾也天下豈有二吾之
人哉甚矣世之人好為二吾之論也雖然吾心之是
非未必正也安知吾所謂是之果是又安知吾所謂

非之果非若是者雖其心之與口相應猶不免有患矣夫是非之心良心也人皆有之特牵於利害動於喜怒而失其所以良者故不牵於利害不動於喜怒忘物而惟理之察焉則是非之理固昭昭矣何患乎不得其正哉抑古人所貴讀書講學者蓋欲涵養本源於平日使此理益明而不為外物所牽動焉耳然則讀書講學之工又烏可廢也夫讀書講學以立其本忘物觀理以正是非而又能心口相應無適無莫則其為人奚但賢於今世之人而已哉惜乎吾未見斯人也以吾所見洪叔士能氏其庶幾於是乎士能

氏能持論而心與口相應者也能不牽於利害不動於喜怒者也夫持論而心與口相應不牽於利害不動於喜怒此固士能氏天資之過人者而若所謂讀書講學以立其本者則士能氏盖有所未暇用其力焉斯非其可惜者乎士能氏今雖暫屈于外非久于是者也無耽戀於繁華之地無教宕於聲色之場益用力於前所未暇及者則他日在朝其必益有可觀者矣余敢贈以是言不敢諂不敢厲以附須與規之義亦親舊相愛之意也

贈俞生拓基序

俞生拓基將隨其大人官于嶺南前期以行吿且曰吾有遠行親舊皆有以送我子獨無以送我乎余曰古之人送人飲以酒今亦飲子以酒乎生曰酒非吾所嗜也古之人送人贈以詩今亦贈子以詩乎生曰詩非吾所尚也然則古人贈行有以文者今亦贈子以文乎生曰幸甚雖然吾年尚少不知讀書爲文之法願子道所以讀書爲文之法以勉吾行庶得以朝夕從事斯吾所望也夫讀書以鹵莽爲文以蔑裂世孰有如我者方將求其法於人遑可以其法吿人乎雖然生之意勤不可以終無言則請誦舊所聞夫讀

書貴浹洽浹洽則書與我融而為一不浹洽則旋讀而旋失讀而與不讀者無甚相遠此所以貴 浹洽也驟雨之作也飄風驚雹以助其勢大者如柱小者如竹急如翻盆猛如建瓴斯臾之間溝澮皆盈其為澤可謂盛矣然倐焉開霽日光下爍則地面如拭掘之數寸猶見燥土此無他其為澤不能浹洽焉耳若夫天地之氣氤氳交感沛然興霖霏霏淫淫終朝竟夕則潤徹九泉澤周萬品斯所謂浹洽也讀書亦然務欲其交貫互徹緼以抽繹之功持以不撤之志以至於浸淫自得反是而惟速與多之務雖伊吾之聲不

絶於朝夕而及其過也其中無得焉猶數寸之外尚爲燥土甚可戒也浹洽有道精斯浹洽矣未有精而不浹洽者不精亦未有能浹洽者也是故欲浹洽當求其精其讀古人文其意以爲人之爲言固當如是也者雖其自爲文其爲言亦固當如是也者吾之意與古人之言相安相適而無相逆相拂者焉苟不然則必其言有不合於理者也又不然則必吾之知與見有不逮於古人者也又不然則必其有殘編錯句者也與之反覆焉與之磨戛焉久則昭昭然白黑分矣斯所謂精也斯所謂精之至也如是而下筆有不

沛然者乎雖然有患一任其滔滔莽莽則其失也流於靡爲是之慮而章揣句模則其失也流於局局與靡皆文之忌也縱而無至於放法而無至於拘使氣貫乎一篇而法行乎句節之際斯善矣兩陣相望闐然皷之揮刃賈勇前突堅壘其氣若不可禦者而猶尚曰三步四步而止齊五步六步而止齊此固用兵之法而亦可喻於文者也夫爲文之工由乎讀書之浹洽讀書之浹洽由乎讀書之精苟精則浹洽矣浹洽則下筆而無滯矣生果能率由是道以求之生之爲文不憂不如古人矣

送冬至書狀官韓錫甫序

國家設官府皆置吏胥交異國皆有譯胥所以掌文書而通情志也然舞文叡智之吏能眩幻是非顛倒曲直以籠牢其官而為其官者又方且歛手受制事有大小其所裁斷惟仰其動居摇舌是故凡閭里賤人之有事於官府者及該曹屬司之有求於上府者必畐所以干託則不於官而必於吏曰吏苟有言官不得不從官不過主畫諾而已其權安能及吏或有先干於官而不諧則又曰官雖持不可而吏能得之我與吏善可無憂而已竟如其言嗚呼吏之權果不

重於官歟其傳兩喜兩怒之言者亦然外有以藉强
國之勢內有以濟橐槖之私盃酒風波倏變於皷𭉱
之際其從中操縱千孔萬穴而䘖命之人動隨其頤
指不敢自有主張苟以無事爲得其有稍以風裁自
持者則彼又巧能伺氣候間貢其倭辭奇褒玩好雜
然至前一日二日而遂亦墮於狡心猾膓之所揣摩
矣余嘗黙察於世矣其峩冠垂紳馳騖名道者莫不
自以爲我聖而其於接下之際言色尤歛然若不可
犯者然一或居官奉使則鮮不爲吏與譯之所愚此
其故何哉士大夫自待之道薄而嗜利之心勝也夫

自待之道薄而嗜利之心勝則其勢安得不爲吏與譯之所愚而俛受其覊縶引賄而自汚乎以余而諜乎今宜重爲官擇人之法而其奉使之人尤宜擇剛明正直無嗜欲之累者如此弊庶可少已乎今年冬韓錫甫由弘文館修撰爲冬至書狀官錫甫固余所謂剛明正直無嗜欲之累者也朝廷可謂擇人矣錫甫歷職內外皆以清嚴見稱其爲治必先黜吏之窃威柄者以故所居之地豪猾皆屛跡喘息不敢售其舊習錫甫因此不得久居其職而亦往往招時謗矣然錫甫蓋不之顧也余謂錫甫旣能於彼則其必能

於此者也必不爲狡心儈賸之所揣摩者也必不俛受羈縶而引贓自汚者也戰國之世最重行人之任其安國挑釁決於造次今則不然聘問之使歲接遼薊酬酢儀節皆有定式遵而行之可無他虞設有意外之患以錫甫之才識其於辨此固有餘裕矣余故皆不爲錫甫憂只舉平日之所嘗私許於中者爲錫甫言之如此盖欲因錫甫所已能者而有所加勉且願并以勉於立朝君子之居官奉使者焉癸巳十月全義李仁老序

送申正甫序 靖夏

我國俗重文而賤武搢紳子弟雖不解句讀必高冠
韋帶以優武是以士鮮有知兵者一遇寇至匈勦沸
擾失其所措而朝家每患推轂之無人焉可不為慨
乎昔吾先祖清江公以文而用武正甫先祖判尹公
以武而用武相繼為北閫日與虜喋血於豆江白山
之間至今其事跡赫赫膾人耳目余與正甫幸俱生
太平之世自幼所喜弄即數寸毛錐所謂句吳嬴越
之法不知為何物無論余之孱劣即正甫之英特其
不能繼先烈均也今正甫以兵馬評事北出咸關將
憑覽塞上山川撫二公之遺跡其必有俯仰今昔之

感矣評事之職所以贊畫戎政正甫因是行苟能嘿
察北虜風習揣摩制勝之畧以需他日之用則是真
以文用武而世之稱書生知兵必將自正甫而始顧
不偉歟戰國時孫武有知彼知己之論而漢鼂錯亦
言中國與匈奴有長有短夫不料彼己而戰以己之
短攻彼之長百敗而未有一勝者能料彼己而戰以
己之長攻彼之短百勝而未有一敗者用兵雖變化
多端而其大要則未有能出此者也正甫宜嘿察于
是而加以揣摩之密則其將有得於制勝之方余敢
以余之所不能繼先烈者望於正甫焉吳君恭興业

産也方寧利城嘗爲余言曾行過豆江見越邊有三胡腰弓矢騎而馳者虎起蕪薄迭出而射其一胡馬前失足而倒虎便跳踉大嚼血肉狼藉二胡怒見於色并馳交射卒殪其虎用死胡馬載其屍并死虎向北而去其天性悍鷙不畏死如此而其馬亦甚馴馨控緩急惟人意是隨所以所向無敵我國人心狡詐避死趨生即其長技而馬亦與人異意善驚而懦㤥有小兎起於草間便横逸不可制以故平原淺草相望之地我與彼相當則有類驅羊抵虎非可冀其一勝者而我國地多險阸苟能處處廣設砲石堅壁而

守之虜雖強猝難犯也至夜虜必陣於野中而宿遂精砲排偃月勢圍其左則缺其右嚮其東則開其西百步之內迭放而迭進虜不覺則潰耳又何事於含枚潛襲此所謂以我之長攻彼之短丙子之敗皆由以短攻長惟幸州之戰能因我所長故克有所濟然猶惜其不能用夜攻之策也余謂吳君之言頗有得於知彼知己之道故今因正甫之頒言并誦舊所聞者以助叢正甫之知慮正甫推類而廣之其有益乎嘿察而加以揣摩焉以正甫之英特其必有所得焉明矣若夫擁歌姬醉筵席以溺志於荒酒者是乃近

世爲評事者之弊風而非余所以期於正甫者也乙未七月序

送尹伯修序

今之治邑之難難於恵專則吏有以竊其權又難於威專則民無以逹其情專之弊必至於偏偏之弊必害於政此所以治邑之難也嘗觀於世其專於威者桁楊枷械列於庭中敲朴不絶流血丹地悍隷持杖夾門而立者牛頭而馬面鷹瞵而鶚睻傳呼之聲由庭而達乎街使人凜凜如入羅刹之國如涉十王之庭彼小民方且膽駴股慄又安能畢其辭之一二哉

彼其情有不通意有所壅凌矣反是焉而惟恵之専則又言語姁姁憂勞焦焦濡沫以仁之煦嘘以摩之掮廩分俸哺之養之凢所謂刑獄之具一切弛置而不問於是吏之黠者肆其奸欺悍者無所畏忌皆得以乘便弄文法而向之仁愛之政反以害于民是二者均之為失也其不知理道也吏不能盡良而畏威則不敢為非民雖為不肖而懐恵則能親其上是故威者所以施於吏而恵者所以施於民民未嘗去威也而恵先於威吏未始廢恵也而威重於恵其如是又安有專而偏偏而害於政如前之所云耶又有難

者邑令之於民近而親也於其一邑之利病周而悉也觀察使之於民未必近而親也於一邑之利病未必周而悉也近而親周而悉則其求之也急而爭之也亦急未必近而親未必周而悉則其聽之也緩而應之也亦緩是故邑令曰可觀察使曰不可邑令曰不可觀察使曰可如是則一邑之利有所不興一邑之病有所不去而民受其弊所謂邑令者拱手嘿坐土木偶人而已矣其必固爭之不得則反覆之又不得則積誠而感悟之如是而不得者少矣設不得吾惟盡吾之所當為而已在吾者吾不能自勉在彼者

吾不能蘄其必得故曰難也今年尹伯修起廢中爲鎭川宰人皆曰是必能善治邑不惟搢紳大夫言之如此而街巷之人亦莫不言之如此伯修敏而練事其爲上下所期固無足恠然乃余之期伯修則不惟其敏而練事而已以其平日能知理道必不若世之偏用受病者而又必能盡其在我不以其聽與應之或緩而求與爭之不悉也抑余之知伯修者雖深而未始見於事也則其不在於今行乎卜之乎伯修尚加勉之無爲搢紳大夫之羞焉嗟乎伯修與余年齒相若也其早失嚴訓而唯偏慈是奉者又相若也其

有一弟而相依爲命者又相若也伯修誨其弟能早擢高第以爲親娛而余行負神明有弟而早死不克究其志業他日將無以歸見先人於地下是余不免爲伯修之罪人而今伯修又得宰名邑奉板輿南出余則作官十年尚不得一邑以爲養是其始之相若者漸不相若而余之視伯修唯有羡悲之無窮而已伯修將行索余一言以爲別余旣有重慽不獲贈以詩辭粗論治邑之難者以爲告且道余羡悲之情乙未六月日李仁老序

花樹契帖序

禊廢而復修所以敦宗厚族也夫人情見面數則雖
素疎之人不能不日親焉見面罕則雖素親之人不
能不日疎焉諺云疎族不如親交此其理勢然也噫
條柯雖繁為根則一派流雖别其源非二自吾祖先
而視之豈有親疎之可論而斯須之間已為袒免袒
免之外便成路人甚耳至於容貌居住之不相知此
俗之所以日趍於薄也今契之修也春秋會集少長
咸至講一日之信罄百年之歡顔無不接情無不通
不惟如是而已患難之相恤死生之相助行者必有
飮餞官者必有禮贄設禊之意周悉至是而無復餘

憾將見疎者漸親親者愈親而俗之歸於厚也必自
吾宗而始矣雖然天下之事鋭於始者必怠於終凡
我同稧之人倘以前日之廢爲戒今日之修爲喜相
與飭勵俾圖永久而無替則余實有厚望焉抑余又
有所欲言者盖吾宗自先代以来同時立朝者常不
下四五人少猶數三人而至今日衰替之極不可復
振若此者豈盡其才之罪哉亦其安於弛置而不能
自奮焉耳見今諸宗後出者頭角多翹然苟能父兄
而勉子弟子弟而承父兄各自淬勵以期一鳴驚人
則奚獨爲吾宗之光而已責餙王猷之材未必不由

此而出豈不美也此非所以序花樹契者而區區規祝之志敢并附焉凡係節目應行者別爲契憲條列如左

送李子始序

余嘗私計以爲今之士大夫宜處而不宜出不然而不免於出則又宜外而不宜內盖自黨論之橫潰無論彼與是其害至使小人幸而見容君子不幸而無以自立彼君子者雖其所言一出於正未嘗絲毫計較排而斥之者其操說必曰彼爲黨也爲私計而非公之恤也君子無以自明其不然而其言朝出於口

其身夕已斥矣小人則營私媒進惟以俯仰脂韋爲事一有指其失而剌論焉則又必曰我甞論某人某事彼乃其黨也其憎我職是之由彼果是乎我果非乎以黨論爲簷宇籍以自庇旣用是自得而當路者取舍又一惟同異之視以致倖位日多官方日亂世道之乖久矣有志之士將何以自立乎余所謂宜處而不宜出者此也在朝之士旣然矣若夫在外者則不然有地百里者其威恵可以行於百里之内而百里之内懽愉咨戚係焉有地千里者其威恵可以行於千里之内而千里之内懽愉咨戚係焉使之懽愉

焉而不使之咨戚焉者即在其盡心與不盡心焉而已矣古人謂一命之士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一命尚然況有地百里者乎百里尚然況有地千里者乎當今之世得專其職而可以盡其分者惟外官為然余所謂宜外而不宜內者此也雖然士方其為世嚮用之時固不使之居於外也其力求外出者多出於自私之計及其蹤跡不安於朝則固嘗易於求出而特以銓部之不甚顧惜也故或在瘴癘卑濕之地計程以千里之遠而有不敢告病焉是二者均之為不自得也若夫不求而自至所得又山水清凉之鄉

則斯非其人之福歟今年李子始由春曹佐貳出按
關東玆余所謂不求而自至所得又山水清凉之鄉
者也所謂有地千里而懽愉咨戚係焉者也所謂得
專其職而可以盡其分者也子始之出也固未若其
處也而子始之外也猶爲愈於內也則余未知子始
享有其福而已乎抑將思所以稱其責也子始之於
關東蓋再莅之地其風謠習俗固已熟於耳目宜無
講究之勞獨在其盡心與不盡心焉而已矣余故既
以爲賀而繼之以規以送其行戊戌三月序

送金仲禮序

黨論之害至近日而極矣其故由於在彼則不肯善
恕在我則惟務扶植外以托乎公而内以濟其私如
此而已矣夫彼十是而一不是今以其一不是而掩
其十是焉我十非而一不非今亦以其一不非而掩
其十非焉以是而求勝不勝則不已今世之人皆然
也雖民生困悴國事壞敗視爲末務細節曾不動其
一毫識者旁觀但有太息而已盖嘗私論以爲今之
爲黨者父詔子承四十餘年矣根固源深卒難破剖
我之不能從彼猶彼之不能從我則混然大同已無
望於今人乃余所望於今人者則勿爲其已甚勿使

心與口有不相應如斯亦可矣斯余不得已而思其次焉者而卒亦未見其能是焉則將惟力是視互為之主而已矣夫是非之心聖人所謂良知而今也一彼一此遂至胡越之隔則非良知之罪也見聞之熟利害之蔽焉耳見聞之熟利害之蔽固未易一朝開祛然事之流而至於已甚者則良知亦能知之知之而不能自拔者牽於黨也於是心知其不然而口則然之心知其不是而口則是之玆非所謂心口不相應之論乎嗚呼今之人有能不為心口不相應之論者乎余未之見也余友金仲禮姿性恬雅其立朝前

後十年未嘗有乖激之言議余疑其或庶幾焉今年仲禮乞養得閑山之安邊府安有水陸之產可供旨瀩又有鶴浦國島諸勝公餘理展拏舫兼得世外之趣凡在仲禮親舊之列者皆為仲禮賀其贈行之言亦皆不出於此余獨謂仲禮之屈於外者暫耳其施於內者必久余故捨其暫而勉其久苟仲禮異日還朝其率心持論勿為已甚焉勿使心之與口有不相應焉勿牽於黨人之私好惡焉旣以自勉又以勉於立朝之諸君子則余知仲禮必為世之名公卿其與施化一邑者為有間矣余為世道望不敢為一安邑

望其久繫仲禮也戊戌九月李仁老序

送李叔季通使日本序

君子有一言可以終身誦之者所謂內重而外輕是已夫吾之所得於天無古今無聖凡加之以晉楚之富而此不爲增困之以髡鉗之辱而此不爲减未嘗有其始未嘗有其終斯所謂內也斯所謂命物而不命於物者也若在外者則小而榮辱大而死生其端無窮日與吾相接如浮雲倏起而倏滅驚雷時有而時無究其歸則皆假而非實彼方且隨遇而滑其天和在富貴則泰乎富貴在貧賤則戚於貧賤得而喜

失而憂慼而慄順而悅牽已而滯物喪其固有而逐
逐然唯外之營於是以命物者而命於物輕重爲之倒
置可不爲之憐愍乎舜耕童土鹿豕之與羣木石之
與處及受堯禪貴爲天子不知始之爲約而今之爲
汰審乎輕重之辨也禹濟河而黃龍負舟視之若蝘
蜓以生爲寄而以死爲歸亦以其審乎輕重之辨也
此皆上世聖人之事而若顏氏之簞瓢陋巷不改其
樂孟氏之視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者亦以其所
重者在乎內故不以其外之輕者有所汩焉耳下及
晉唐諸人彼固未嘗聞大道之要而素講於內外之

辨然其資質之美偶有見於是故謝東山泛海遇風
而能不色怖郭汾陽免胄趣敵而等視死生斯亦非
後世昧於性命妄為趍避者所敢庶幾也下於此則
平居循物而役神臨難嘶聲而戰股茫乎眛乎不知
所重者在我初未甞有失則斯其陋者也李季通氏
釋褐登朝近十年矣不工進取厥位孔卑今以夏官
郎充日本下价前期以贐行之文戒余余觀今世之
人自少至老惟官資崇庳仕路清濁是計是較得則
躍躍以喜失則戚戚以憂其一身精神皆注於此其
中則顛倒迷亂乃無主宰其重外而輕內如此一或

出使於驕虜悍夷之方又憂恐惴慄失其所措而不
能安之若命夫今之憂恐惴慄失其所措者即向之
喜得憂失之心特交於我者有殊而人從而異觀耳
其重外而輕內則均也今季通氏則不然其在決科
之初即以當官盡職爲心初不計其崇庳清濁雖低
佪末班而不以介意其言曰吾未嘗工於文而輒登
上第在吾此不已多乎過是而有踰分之望吾不爲
也惟盡吾之知竭吾之才俛焉從事於牛羊會計此
爲吾一分報國之圖而已季通氏之志如此可不謂
賢乎季通氏平日未嘗留意於爲己之學則蓋亦由

於天資之美如晋唐諸子能有見於外內輕重之分
而然耳推是而言其能辦使事而不辱命從可知已
季通氏旣能於彼矣烏有不能於此者乎苟能知外
之可輕而內之可重則彼黏天沃日之狂濤長蛟巨
鱷之出沒固將視如康莊而睱使桀黠如秀吉狠詐
如清正者挺雪刃而驕河辯吾知其不能動季通氏
一髮也雖然季通氏之能如是者資質之美而已則
余欲季通氏進乎此而顔氏孟氏之希益求內之所
以重外之所以輕使本有之悳不爲外物所蝕則雖
由此造乎聖人之道亦豈分外事哉子魚有言雖有

本性加之以學則彝感誠如是也他日事業豈但止於今之所就而已哉噫内重外輕之說不講於世久矣今為季通氏發之此豈獨為一時使命而云哉雖終身誦之可也季通其亦勉之

送金士源序

金生士源從我遊有年矣自周秦以下百家之書靡不探賾飢以為餐眠以為枕且讀且抄矻矻然用力甚勤一日來辭於余曰吾惟業之不能專也是患將徒行八清平山適讀所未讀之書其歸不可以歲月期也子幸有以道吾行余告之曰子之業勤矣子之

志勇矣獨惜子之用心非所當用心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豈不以有是心乎心有所宣發於口爲言書於策爲文今子本之不治而惟務其末吾不知其可也就試子所抄之書而論之曰儒曰墨曰道曰法曰縱横曰刑名其類至多其人非一有捨是心以爲道者乎無有也彼皆於本源有所得焉故發之爲文辭又皆能高沙簡潔千載之下讀其書勃勃尚有精光此非章揣句擬求爲如是之文也充乎中者溢乎外自不得不然耳是故欲學古人之文當先學古人之心吾之望於子者移其攻文之勤以耽道易其搜獵之勇

以治心如斯而已矣清平有希夷子遺迹彼其精糠富貴草芥軒冕三十年宴坐足不出山以養不死之谷神者雖或惜其淪於異教而其立意之果決用志之不分視子今日沾沾於文詞之末者其得失果何如也子躡其地挹其風必將如軒轅氏之藐然喪其天下矣其獨無思齊之心乎古之人其所養於中者不以外境而有所遷移故山林不為寂而市朝不為鬧其未及此者則退處邱山其中若有定也累若稍輕而志若稍澄及其一涉乎名利之道則接於外者紛然而其中勃焉交戰若是者不可謂之有得也夫

養於靜者將以驗於動也動而不能靜猶無養耳子之行也吾既望子之深而子之歸也吾又將察子之有得子其勉之

諸家文粹引

褒周以還道術裂而人各得其一偏以自高然以其能實心為己故無論其所造之精深即其發而為文辭者其先惟照耀雖欲掩而有不可掩彼豈嘗獘獘然勞其神𥶡以文垂名於後世哉有諸中者自不得不發乎外也及至後世則士之羣居而族處者動稱孔孟而凡異端之書麾之斥之間有喜見者衆又駭

笑之其操術宜若正矣而夷考其行則五穀之不熟者耳是故其見於文者亦凡近而鄙俚若然者古之人其可以易之哉金士源姿敏而嗜學凡世之名譽利祿淡然無所營而惟取戰國以來諸家之文枕藉䌷閱若子反之飲屈到之芰蚕夜矻矻忘寢與食旣又手抄爲書畧倣沈氏類纂而名之曰諸家文粹其去就甚精而編目不繁間嘗從余求爲序引憶余於少之時亦嘗喜觀古人之文不徒悅其文而已盖將泝流而尋源緣枝而求本以故雖老莊楊墨之恠僻誕謾靡不疲精憊神以求其立言之旨今老矣聰明

日減而反顧其中枵然無所得此無他唯知博觀於外而不悟反約於一己焉耳今金士源齒少而志銳宜以余爲戒其觀於古書必思其皆源乎一心而每反求焉取其粹而去其駁夫如是則諸家之長皆吾有也道德之來舍也將有日況其外之文乎抑吾聞之衆山環峙必宗岱岳羣流派分皆朝滄海夫然則六經者非諸子之岱岳與滄海歟夫子嘗登泰山而小天下又曰觀於海者難爲水夫所觀者大則小有所不屑矣士源苟欲觀於其大宜觀於六經不觀六經不知諸子之小也然則小固可舍乎曰奚必舍惟

在愼取之而已愼取之則足以資吾之用不愼取之無乃溺歟是又士源之所不可不知者也是役也余與聞其一二故不辭而爲之書如此若其所以去就之意已具於凡例覽者當自得之

贈洪伯亨序

子亦知夫文之害乎敝精神竭思慮一字而求其工片言而務其奇㳒㳒焉雖天地之大萬物之衆而捨是則無所用其心旣幸而有所成矣名起而毁隨業成而謗至憂害之門是非之塗莫不自此而始內無益乎身外無補於世若是而不曰文有害焉可不可

也且吾嘗觀於世之人矣其羣聚族處必舉當世能辭華之人以資遊談必誦其文句歎羡而稱揚之拊膺擊節若不可及於是無脛而走四方聲譽燀爀聞者為驚又有竸馳群騖願一識其面所居之地車馬駢集甚至其人之喜笑怒罵皆若有異乎人者必諦視而慕效之又有懷忮忌之心嫉勝己之才排擠不遺其力攻其短而樂聞譽其長而厭聽忒心知其工而故為訾警凡此皆文之所以與世相靡者其為態可見如此然則譽其人者非譽其人譽其文也慕其人者非慕其人慕其文也忌其人者非忌其人忌其

文也譽之而愈為其可譽慕之而愈為其可慕忌之
而愈為其可忌若是者猶惡影而不知息陰其不能
自得於己而外役於物孰甚焉然而世猶是之尚則
以其名而已矣夫我之為我前後無變而前未嘗有
乎文則未嘗譽未嘗慕未嘗忌後焉有其文則始譽
焉始慕焉始忌焉是則譽與慕與忌皆自外至者非
固我也非固我則雖譽慕與忌同耳奚彼之欣而奚
此之厭且夫名者非唯害於其身而已何則彼其立
心行事縱觀之而無所殊於人橫觀之而無以異乎
人特以其有文也其自處也傲然而自大人之待之

亦必以盛名歸之遂長其虛憍之氣凡大議論必攘臂居先世之紛拏皆由於是向使無其文則其自處未必傲然而自大人之待之亦未必歸以盛名又安能以其虛憍之氣加之人雖加人其有受之者乎唯其有所挾則便為所挾者所使而不能自已此又名之為害不專在乎其身者也計我國之在天下之大可謂微矣有生於其間可謂微而又微矣前乎我者幾千萬年後乎我者幾千萬年其間眇然有吾身可謂微微而又微矣是直稊米之寓太倉毫末之附馬體而乃欲托數寸之管寄盈尺之牘以垂其名於後

世假使百載不磨亦猶甕盎之下蚊虻之鳴僅足辨
其聲者而已奚用是自多而況其有不足據為我者
乎夫以文為名而沾沾自足者至是而其為說亦窮
矣然則吾其筆硯之焚擲而勿復措之意斯可歟是
又有不然者古人之於文也非得已而不已者也求
古人之意捨書無以焉則讀古人之書勿求之以文
而求之以意浸涵浹洽日月積矣古人之意我能得
之則我之欲有言也亦猶古人之不得已於言也發
之以無意而出之也以溢斯古人所不禁也勿居其
名勿為物役是謂為而不為為而不為則情不外徇

而思不内耗若是而曰文有害焉固不可也余舊所見如此每爲伯亨言之而伯亨不吾信也伯亨於儕友中嗜文尤甚其氣方銳而其進不已則其聞吾言也不信固宜然天下之事未有得其本而末不擧者吾所言者其本而伯亨所志則末也苟得吾言而思之審乎其輕重之分則未必不兼該兩得而其於伯亨爲非少益也故因其徵序而復告之以此

楓崖集序

近世士大夫以官爲家以祿爲養一日無此其心悒悒若不可須臾活者此其故何哉盖自世道之衰士

之生於是時者自幼至老俛首習博士業惟以策名決科為心幸而見售於時又上下馳逐於言論之場朝暮唯官資崇庳是計操焉而慓失焉而悲苟不役志鑽進則恐恐然虞人之我奪其不幸而不見收於有司又必曲逕從蔭路發跡低首高尻承事權貴膴官饒邑計日得之於是昔之鄰於窶人丐夫者無不擧鮮列戺高門納駟此其人平生之能事至此盡矣甕盎之內啾啾亂聒又豈知天地之大日月之明哉風習靡靡擧世同然無論志趣事業之卑污即其見於言詞者有能彷彿江西一勾者乎余甚傷之故楓

崖金公有醇深之姿沈毅之量世皆以公輔期公而
公遽廢公車業不屑就焉則固已無求於世矣及其
連除內外職尤悶悶如有所蓄多托病不起其所俛
就者僅數邑而亦皆不久解歸歸輒行橐蕭然不齎
一物惟闔戶手一卷而已家人或至丐貸舉火澹然
不以營懷其視世之逐逐利名者不啻若浼已蓋公
之胷襟冲遠夷曠凡所謂得喪欣戚無足以汩其天
和故其發於詩者格高而氣完趣淡而意活亦或往
往因境見奇絕無尖巧腐陳之病推而為辭賦為駢
儷俱精能天得瀏亮而有致引物屬辭愈出愈工一

時詞苑諸公莫不歛衽推服夫詩所以言志則志固
言之本也公之所以為本於平日者如此故天機所
動泑合聲律夫豈規規於椎敲者所能及哉公從子
國舅慶恩公嘗以公所著就先輩諸公揀為三編今
金君後行兄弟以慶恩公之胤遵慶恩公遺意得芸
閣鑄字印行公集而問序於余余竊嘗聞公識慮弘
深論治道不拘細苛務為恢廣簡易必援据經義指
陳成敗其緒言常談皆可師法使公而有所施為於
世其必能救今日之壞敗不但超然於事物之外如
其所守而已也惜時命不偶使公閼於一第終至落

拓以終斯宣獨公之不幸亦世道之不幸也今其咳唾之餘若又泯滅而無傳是重公之不遇天宣可哉余與公居同巷幼未省事不及洒掃公門以承緒論每以為平生恨公夫人又余從姑母也今於金君之請義不敢辭謹為說如此公諱必振字大玉慶恩公諱柱臣是為序

縣夫人江陵崔氏七十一歲壽序

林原君夫人江陵崔氏今距其生壬辰歲春秋七十有一矣聰明不衰善匙箸輕步履見孫滿前偃伏為嬉世皆稱其福壽於是夫人之子李君李和將以今

至月十六日夫人初度之辰偕諸昆獻壽夫人而先期徵序於余余惟閨閤德美非外人所能悉則請得其一二可徵季和曰吾母長於富貴老於富貴而乃其性不囿於富貴惟勤儉是尚其被服朴素不異寒士婦終日手女紅不輟每戒諸子曰多見人家父母以顯揚望諸子吾則不然若輩苟能讀書飭行為善士斯為孝矣顯揚非吾志也吾母居家所為如此而已余面歎曰夫人之賢過於世之婦人遠矣其能享有福壽也宜哉盖嘗得於世之論致壽者有曰衣食裕而無飢寒之虞如此者壽四體逸而無動作之勞

如此者壽官位隆赫則氣舒而顏澤身名抑挫則志局而色悴斯又疾病夭壽之所由分噫其不思甚也綺紈以果其身膏粱以充其腹此不但使福日消而㦲日挻而已血氣易壅膝理不固風邪百病所由以乘以此求壽壽不可致道書云流水不腐户樞不朽人之肢體亦欲習勞不宜久逸如華陀五禽之戲亦教人習勞使血脉流通則勞為致壽之道逸乃招病之資恒見富厚家析福閱年而補衣糲飯者反壽而昌其故皆由於此至於隆赫者外雖澤而役志跂慕其神則悴矣况能超然於得失之外者初豈以是而

有悴澤武由此而言以奢若逸為壽之徵以儉若勤為夭之階者其為言可不可也今夫人之能不溺于奢逸而絶意於外慕者固其天性則初非蘄乎得壽也而壽自臻初非蘄乎致福也而福自至非壽與福之自臻自至也儉勤固所以致福壽也非儉勤能致福壽也天之所祐固恒在於有德焉耳嗚呼奚但夫人福壽之為可尚乃其德為可尚也李和自少無外好惟勵志篤學朝廷嘉其志行而官其身李和不肯耽惟孜孜讀古人書以此樂而忘憂此盖夫人之教使然也使夫人之諸子若孫皆能體夫人之意承夫

人之訓如季和之為則福祿之流於長久也無疑矣余故極論奢逸之所以失儉勤之所以得盖不獨為一時侑觴之資而已且將以警世勵俗云

送蔡仲耆序

我朝黨論之行垂二百年矣父詔子承各守其說專其所知以訾所異狺狺之鬪久而益狠上之人又常用其半而棄其半於半之中又用其半而棄其半是常用其一而常遺其三也人材之不盡見用風習之日就渝薄皆由於是識者恨焉吾友蔡仲耆賢而有才其詩无遜古人嘗釋褐位于朝矣坐黨籍一斥而

不復者三十年世之易屑鄙瑣之人乘時取高位攘腕柱頤高下其目充然生氣勢者前後相望是人曾不羞仲者況爲仲者惜哉年前余與仲者俱官嶺東仲者得襄陽而余得杆城壤相接也相與詩酒跌蕩於海山之間其遊甚驩俄而俱以大臣薦次第陞秩名還余不暇自慶而爲仲者喜旣數月余復擯落而仲者左官湖南余又不暇自慰而爲仲者惜仲者將行要余贈言夫人之有窮達屈伸也如天之有寒暑一歲之中氣不能均而有偏寒偏暑之異人之多窮少通或伸多屈少亦猶是故君子以爲常理而安之

若命焉今仲者所莅有民人社稷之責則不可謂之全窮全屈矣莊周以責人思量善否爲疏於爲身今黨禍日痼朝躋卿相夕羅刑戮者相接於朝則又不啻於疏而已惟太守政化足以施於百里之內而又無危辱之慮余常謂士大夫不幸生今世苟不能幽棲遐遁則惟太守爲可以行其志然則仲者今行雖謂之通而非窮仲而非屈亦奚過哉而仲者又其肯以是而滑其天和哉唯當勉焉盡其職事而已矣近世守宰患在以權假下而民受其害余聞朱溪比歲不登編户困於誅求仲者固宜以拊摩爲急而其馭

吏也則不可不嚴之務夫以仲耆之才豈有昧於是哉他日有自南方来者云湖左守宰有政平訟息民皆樂業而太守無事但日讀書哦詩者云爾則余知必吾仲耆無疑也或曰仲耆尚未赴任子何期之預也曰以襄陽之政知之乙巳仲夏序

老子要解序

夫道一而已惡有所謂形而上形而下之殊哉然聖人者知戴髮含齒之屬有欲而易動不以禮正之則父子君臣之大倫將蕩然而羣於鳥獸故其諄諄告學者必使修之身修之家推而及於天下盖其憂之

也深故其設教不得不如此然灑掃應對便可以上達天道則若其由粗而及精聖人亦未嘗禁也老聃久為守藏史習於古典載經既載其說而孔聖亦嘗就而問焉則其深於禮可知也而乃絶而棄之以為是皆跡也履之所出而非履也於是獨取常道常名而棲心焉謙虛卑弱期以至於無為無欲而反乎性命之原其言近乎激其見過乎高非言之激見之高道固如是也善乎古人之取喻也同一火耳或名為焰或名為燒薪儒者蓄薪以求生焰而老氏乃謂六經說薪已多吾又從而言之不已贅乎於是獨指其

炎上者而說其光明之本體夫薪麁而易見焰則寄
緣而無我其爲說之要妙精微亦由是也是以善得
其道者雖其糟粕猶足以致玄默之化措寧謐之謐
況其精者乎不善用之則乃流於浮誕如西晉之士
是已道不虛行存乎其人詎不信哉且是書不專出
於老子而出於上古聖人者爲多故獨能深明於物
理與易之艮謙泰否等諸卦相爲表裏特世之知者
鮮耳太史公在漢時號爲博學能文章而已稱其深
遠難知則況在後之人乎然道之在人心無古今之
殊故聰明精識之士能因其說而究其旨雖粹駁迭

見得失互存而啓憤發悱作導師於迷塗者爲亦不少矣余於暇日取古來諸家刻其騈枝於道獨取其不失至理善得老子之意者萃爲一書名之曰老子要觧噫老子之書於淡泊無味之中寓至美至樂之趣讀之使人神融意釋余心能喻之而口不能言今諸君子庶幾可謂能言矣是以喜之甚爲之序己酉秋序

耐齋集序

近世之文奚病哉以詩爲文者纖碎卑弱而氣不能貫于一篇以文爲詩者全乏風韻不生硬則冗靡而

止二者既然矣就其專門之業而論之詩失於尖巧淺露而文病乎俚俗浮曼嗚呼詩文之亡也久矣非有天分之高學解之精其孰能掩濁世而孤邁一反乎古之道哉耐齋洪公少喜為詩晚更喜為文其詩以少陵為師而文則取法韓柳凡師少陵者師其語而不得其意故少陵步亦步少陵驟亦驟而及其奔逸絶塵則瞠然不知所以措意於是不中途而躓者鮮矣公能默契其精神之所注直探未形紙墨前用意處而其天才學力又足以行其辭故每一篇出讀者雖不能盡會其意而望其蒼然之色已知其非今

人語今試取諸體而求其片語之涉於尖巧淺露果有乎哉其取法韓柳亦能不為法所縛氣勁而力究絶無俚俗浮曼之病其抵不倭書及叙社稷等文雖使歐蘇操觚吾知其必將變色公之於斯藝其可謂精能天得而非偏枯不全者所敢幾也公長余一歲少相狎也每有新作輒以相示余不諧公公必造余蓋驩然相得不知古人之交為何如也千古不朽之業既與公相期而一時得失之所在亦資公辨析今余髮種種而公之墓木則拱矣悲夫公為人精確篤於行誼有氣義其談說古今成敗事是非尤偉然可

聽自遺家禍絶意世事唯閉户讀古人書親舊知其賢者咸惜之凡有憂愁憤懣一發之於文唯其從事也晚而卒又無年故其著於篇者不多今公之胤益三就三淵金子益樸川李一源遂取其三之一將付剞劂而余亦預聞其後益三要余一言以引之公於平日謬愛余文每得一篇必疾讀之拊手為喜今而以不腆之辭而弁公之集抑未知其所以論公文者為得公之實而當公意否乎為之俛仰太息書此以歸之凡工役之費出於今首揆公為多首揆公名致中公之從叔父而知公惜公為深庚戌仲夏序

愛懶子文稿序

愛懶子者洪君仲經所自號而其稿凡為文十七篇噫其少也仲經與吾弟大仲遊相好方年十二三與大仲受讀唐詩於余大仲敏悟而仲經沈密大仲讀書無所疑難而仲經則多所質問其言或出人意思之所未及余屢窘無以答而心獨奇之每言若論科第大仲固當先於仲經而至其以文鳴於世則亦大仲所未及其後大仲果先捷司馬魁而仲經則為文浸浸有古作者氣人多以余為善料其方來也仲經甫冠文思益湛深凡古書衆所不能解必極意研究

得而後已余又惧其累年少逸宕之氣嘗手抄戰國策勸仲經熟讀仲經不余違也既讀而作棧道論以示余余為之驚喜亟賞其手段仲經見余之喜亦自喜也益肆意為文如川之注于壑而馬之脫于銜吾未能量其所至也而遽短命以死悲夫始大仲之死仲經哭之甚哀為加麻三月余自失大仲見仲經則如見大仲未嘗不潸然而涕仲經又死則余之懷為何如也耐齋洪伯亨仲經同曾祖兄也仲經視伯亨如嚴師而伯亨愛仲經如同出相磨厲為古詩文伯亨每歎為奇才自以為不如也夫此二人者世不常

有籍令有之不可得之於一鄉一國況同時並出於一家如伯亨仲經乎天意若將使之有為也而不幸輒死不得盡其材而仲經視伯亨為尤甚此何理哉以余兄弟得周旋於二人之間斯固幸也而余與伯亨齒差一年大仲與仲經則相若也每合席之會余及伯亨占奧而大仲仲經隅坐笑言為樂不知日之夕大仲先死而伯亨又死仲經又死其不幸又如是余之懷其悲不悲也仲經不喜著書所著詩文僅若干首而已詩又見軼只餘文十數篇惜其歸於泯滅會伯亨子益三方印伯亨稿於是以仲經文附其下

昔邢居實早死世未有傳其書者惟朱子取秋風三疊編於楚辭而惜其有才無命仲經之文雖寂寥如此其見賞於後之君子者安知有不如居實之三辭乎遂校滂書余之所感俾置之卷端云庚戌仲夏序

心適堂集序

忘足屨之適也忘腰帶之適也忘外物心之適也適而至於忘外物則適之至也若然者仕而非仕適於義而已隱而非隱適於志而已為詩而不求其工適於性情而已若然者適來時也適去順也其德全而衆誘不足以滑其天古之人有能是者司藝金公是

已公諱履祥仕於中廟明廟之世退而居於松都有詩數百首傳於世有子鍊光號松巖事公能順適其意壬辰守淮陽倭入境被執不屈以死三綱行實及松都錄備載其事夫忠與孝天之性也人所同得惟其不能適也故有不能全公既自適其適而又能推而教其子適於忠適於孝夫適於忠適於孝非強而為之也若屨之適於足而帯之適於腰沕合而心適焉之謂也嗚呼公之忘外物而自適其適與夫松巖公之適於孝適於忠卒之又適於節者其適非有二也易地而皆然則適非公家世傳之物乎公之八代

孫生海重刊公集附以松巖公近體律詩及絶命詞各一首而問序於余夫月汀之文玄江之碣盡之矣余何說之贅只論公有得於適而敎成於家庭者以寓夫景慕之意云

宣政賡韻圖序

在官而有事必有題名之屛所以識也識之所以不忘也事之微尙宜識大其可不識乎歲乙卯六月二十二日上親御宣政殿行大政翌日命依例退行於政廳旣告訖命諸臣入侍上東燭以待之兩銓官分東西序坐各置饌卓於前宣法醞三行上親書詩一

句命諸臣續和在座者以次聯成八韻上又教曰汝
德壽曾經文衡汝衡萬職在簪筆宜再賦一絕詩成
使史官書於前既退夜三鼓矣於是相與言曰此盛
事也吾等何幸身親見之盡圖所以不忘者遂作屏
使畫工模寫而題其詩於下方又列書職姓名俾為
異日之觀既成屬德壽序之德壽竊念我國黨論之
行垂三百年矣父詔子承牢不可解昔季孫行父論
晉未可貳曰其臣睦鮑國論魯不可取曰上下和夫
覘國不於城池甲兵而惟朝之睦不睦和不和是論
今我朝諸臣之嚬嚬焉日尋戈戟者使二子而見之

其將謂貳與取之不可規也乎我殿下嗣服以來慨然於積久之弊建極圖治必欲一洗濯之使廷臣咸趨於大同之域聖意固甚盛矣今又昭揭天章以勗勉在銓之臣至眷眷也吾輩旣以奉承之意著之篇什矣奉承於言而不能奉承於心是猶不奉承也是自欺其心而自茹其言也夫自欺其心而自茹其言雖在敵以下猶為不韙況君父之嚴乎此屛之作不亶為識盛事而已雖以替座右之銘可也請以是交相勉焉

詩之有律非古也始於唐而盛於唐自宋明以来流波漫矣其為體以精緻為工然緻辭麗矣而不能發其意命意新矣而不能精其辭皆非其至者此所以學之者雖多而罕臻其奥也沈君聖凝少聰慧有絶人之藝其為詩尤長於律排辭比勾靓密娶妙往往或出奇巧以驚人目意之所嚮辭亦從之辭之所就意在言先情境妥適絶無慢聲死語信其天才之高非近世詩學者所能及也帝子夕降珮聲泠然如其清也幽花在谷婥約眹日如其麗也偃師運斤物物生動如其巧也劉金埋土千年未化如其勁也其長

若此外此則余亦不得以名之也古云詩人多窮如孟郊賈島輩動爲後來口實君平生無田於野無廬於廛釋褐十年官不過特憲飢寒困阨以沒其身豈亦詩之祟歟雖然一時顯揚者皆電逝泡滅乃或遺之臭而君獨以數寸之管能留芬於百代之下則較其得失孰爲優劣此可以少慰君於無窮矣湖西方伯李君壽沆與君無一日之雅而惜君之才恐其沈沒無傳也捐貲與紙將梓君遺集而問序於余余旣賞君之詩又義李君之爲遂不辭而爲之說凡集棟其半而去其半雲谷李相公之所命而李學士巨源

亦相其後云乙卯初冬序

送尹雲仲序

吏于邊者治民有暇宜究心戎守時平不忘武備斯善言也清人於鳳凰麓設柵以譏出入自柵門惄馬東出日未昃而抵灣府余於乙卯之後驗之矣其近若此脫有意外之變將何以待之或曰增築內外城壯其樓櫓如是足以禦侮難者曰城據平地傍無所依何恃而守或曰國內舊城天設其險移府而府於此孰得以攻之難者曰國內內隘而外多瞰城之阜置府固不便守亦不便或又曰白馬得形便苟臨急

以是為歸庶其可也難者曰敵騎飈忽瞬息突至何能提挈老幼安行以達遠水殆不救近火凡此皆守之説也而人各異見將孰從而孰違唯明於利害者而後知所擇矣康兆以劒車戟元兵於鴨江上所向披靡雖其後也敗敗由於酒非車之咎惜其制無傳當從古老問之其後元以萬騎送瀋王麗人伏兵江岸邀而擊之乃無隻輪匹蹄之得返而見今江邊地勢皆平衍無茂林大阜可以藏兵者亦當求其地而按視此則戰之説也而其不足徵如此將何以取法惟才略過衆而後能揆古而剏奇也雖然如盻子之

守高唐趙人不敢東漁是豈善戰善守之效哉亦唯
威信之素孚於鄰耳威非殺戮之謂能守法律已斯
威立矣信非約誓之謂能盡誠接物斯信著矣苟如
是雖殊類異種且懷吾之德而爭為之耳目况我邊
民其有不出死斷亾而愉者乎奚有於守奚有於戰
哉今年尹雲仲由弘文檢討出為灣尹雲仲余所謂
明於利害者也才略過衆者也余故告之以此且以
威信勉其本焉

和隱集序

雲陽距京都千有餘里在關西最為窮僻而地近邊

異時人士以弓馬武力相尚罕有業詩書者李君士
常始自奮蓬藋下南遊漢師與其文人藝士相磨勵
爲詩文旣連取大小科而不以是自足益浸淫肆力
其嗜書如屈到之芰子反之飮非寢與食不捨也於
文於詩於辭賦於騈儷技之所向無不精能不爲吽
吺激詭之辭而務平穩典賞如布帛菽粟之適於世
用其作超然臺六偉文及龍溪書院延頴序文苑諸
公皆加歎賞至比之益州夫子碑其才斯亦奇矣然
當路者不喜引用西士故君登第後官不過郞署州
縣而已不能以徑寸之管草天誥而掌國辭令唯嘗

以別從事赴燕而亦不能展其才識者至今恨焉君沒後其配金淑人裒君遺稿為四編斥賣臧獲謀所以梓木而因張生承訓求弁卷之文於余余少而識君又同登丙子司馬又嘗同為郎於騎省其後仕出入異路不相見者久及余自燕還則君已逝矣行過西京愴然有夕陽聞笛之感既又心賢淑人之為遂不辭而為之始柳約齋相公按節關西君以童子謁見於嘉平館姿貌玉雪出語驚人柳公大奇愛遂攜以歸使與諸子同其筆硯君之能久留洛中得專其業繄柳公力是賴至今西士之喜談君美者無不并

稱柳公云君諱時恒士常其字也戊午四月全義李
某序

温陵誌序

温陵誌誌温陵事也陵之墓而赤陵也雖婦孺之無所知莫不寃愍痛傷歷數百年如一日其旣陵也則又靡不歡欣忭躍恨昔之赤舉而慶今之快覩若是者何哉天理之在人心不以古今而有間焉耳矣夫天下之變故雖多端其揆之也惟其義而已矣所謂義者即乎人心之所安如斯而已矣斯其爲天理而不以古今而有間焉者也始之寃愍痛傷歷數百年

如一日者斯義也今之歡欣抃躍恨昔之未舉而慶
今之快覩者亦斯義也人心之所安也天理之不以
古今而有間焉者也規廢規復各有其人其爲臭爲
芳亦人心之所同然而非可強而使之者也我聖上
所以卽乎人心之所安而揆之以義理定古今不决
之疑者苟非聖學之高明又惡能及是猗歟盛哉溫
陵之考曰左議政益昌府院君守勤遇禍於擧義之
初上旣奬其忠節又贈以美謚溫陵在天之靈於是
乎庶無遺憾矣益昌之八世孫後耼悉取古今事蹟
凡係溫陵事者爲是編又以復陵時大小文字附其

後其事該矣間求余為弁卷之文余嘗撰益昌公謚狀備知其時事首末故不辭而為之書如此所以闡天理而明夫人心之所同然以告世之惑者云辛酉四月李某謹序

錦平尉賜几杖詩序

杖于鄉尊矣猶未若杖于朝之尊也七十稀矣猶未若八十九十之為尤稀也禮經叙齒而不叙位是專以齒為尚也國典則不然不崇品則不杖杖猶不之許況几乎是尚齒兼尚位也其得之也不亦難乎在公卿大夫士猶謂之難況在貴室者豈不尤難乎哉

難得而得之斯所謂希世之慶也上即位之十八年
辛酉領議政金公啓言錦平尉朴某以寧陵朝駙馬
歷事四朝壽躋九袠事曠前聞宜有表異之擧在昔
太宗朝清平尉李伯剛年滿七十世宗朝特賜几杖
直提學朴彭年寔作序以美之今某之年過伯剛二
十矣特援舊典賜以几杖誠合於優老之意上可之
於是史官宣教書冬官致杖與几承旨傳授上又命
内外宣醞公具袍笏延於外門稽首祇受訖遂以賓
宴終日而罷甚盛擧也公首爲四韻詩以寓感頌聖
恩之意徧求和於一時能詩者既又馳書百里之外

屬德壽為序德壽竊念公生長名閥早聞詩禮之教
又嘗受經於一家儒賢其薰陶濡染自幼而然是故
雖居棨𦡱之遻而未嘗倭溺於豪奢其飭身訓家乃
與寒素無別斯天所以畀以高年世之觀者不之察
也徒謂公禀賦之絶異於人又豈知公之所修有以
致之也哉公自八十以後屢蒙恩顧嘗因賜宴賜樂
有志感詩和者甚多聯成數卷今又如前之為自今
以往公之壽不惟蒲百且踰焉則是卷之增必將累
累而積不止於是而已也德壽既粗叙其事以塞公
命又將拱而俟焉

章懿公子孫系譜序

生人之道莫大於親族堯之聖也而惟是之務以為平章百姓之本夫豈非所先而先之哉自吾身泝而為祖先泝而為子孫祖先又有祖先子孫又有子孫於是乎有衰期功緦之服服之盡而恩隨而疎喜不慶而戚不弔喜不慶而戚不弔則塗人也反而思之其初固一人之身耳一人之身而至於塗人焉則勢也然君子有親之之道不謂之勢也親之之奈何其必自作譜始也夫遠者易忘疎者易遺譜之作所以不忘不遺也不忘不遺則斯親矣族親則俗厚俗厚則

世安得不治此聖之所以為務也英陵之在我朝即周之文王而螽斯之盛亦如之其第五子章懿公別封為廣平大君孝悌文學見稱於一世恭昭公承其後屢擢高第益播河間東平之美今其內外子孫甚蕃舊有譜二冊而後出者益多則新譜之所以繼作也始某公諱某及叅判公諱某有志於此未克告成而沒今砥平宰顯慶氏大惧二父之志并歸湮沒屢加搜訪凡三閱歲而功訖將捐俸入梓以廣其傳而以余忝在外裔之列亟請弁卷之文砥平君之志其亦勤矣推此志也其必親族而厚俗矣使砥平君之

族皆以砥平君之心為心是修之一家而化行一國也昔人有言士有無位而可以化天下者睦族之謂也砥平君以蔭宰百里雖謂之無位可也而乃其所為有足以補聖世之治詎不懿哉余之門族亦方有意於此累年而不就視砥平君所為羨且愧者多矣遂感而為之書如此云

詩川集序

詩固有因人而重者如西京栢梁之聯首唱七言氣𥠖渾雄之外其餘皆諧啁不雅然以其出於藝能之臣飛聲天衢故雖其直抒胷臆之辭並能流傳藝苑

使後之人尚其質而畧其俚此所謂因人而重者也人亦有因詩而傳者如唐之賈島劉得仁輩其人蔑蔑奚所稱道而特以句語之精工至今讀者手為胝而唇為獘此所謂因詩而傳者也因詩而傳者必於其工不工不足以傳因人而重者不必其工工不工有所不論也故處士李公早廢擧業隱居室城之詩川嘯傲林泉念絶軒裳其名亦嘗屢登於薦剡而顧未有深知其賢者蒲帛之招不及於門恒居惟以教訓後進為事師道甚嚴隨才成就者多盖公為逌村之後而先考進士公嘗受業於鄭公弘翼公之兩子

漢游漢泳又出入尹明齋之門大被獎許其家學之
有源有委如此公有遺集若干編而家再失火盡爲
灰燼只餘詩數百首公之孫生員公與宗叔注書公
嘗謀梓行而不克就生員公子廷燮大懼其終歸於
湮沒始裒成一秩將付剞劂而問序於余公之詩不
甚用力故其功不深而往往不免有累句蹈語然隨
手寫情斐然成趣後之讀者重其人而不廢其詩焉
斯其可也夫詩之貴宣專在排比聲律之得其法哉
亦其本之者存焉耳公諱厚遠字德載進士公諱敏
臣生員公諱以根注書公諱以弁登科未幾而沒嘗

受業於公云

西堂先生集書序卷之一終